

前漢書

卷八十九下

涵芬樓
影印

新纂

卷之四

卷之四

前漢書卷六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

師古曰中以縣吏給事讀曰仲

以縣吏給事

平陽侯家

師古曰縣遣吏於侯家供事也

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

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

幸既壯大廼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

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

師古曰郊迎迎於郊界之上也先驅者導其路也

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

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

師古

曰服音蒲北反

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

焉廼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

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

師古曰宮中小門謂之闥

小心謹慎

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

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

師古曰婕妤居鉤弋宮故稱之

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

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

師古曰任堪也屬委也任音壬屬音之欲反

上廼使黃門畫者畫周

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
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

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

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

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

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師古

日諭

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

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

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卧內牀下

師古曰於天子所卧牀前拜職

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

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

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

師古曰莽音莫戶反

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

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秬侯上官桀為安陽

侯光為博陸侯

文穎曰博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師古曰

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

師古曰即右將軍王莽也其子名忽揚語曰師古曰

唱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

師古曰安猶焉

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

莽

師古曰切深也讓責也

莽酖殺忽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

師古曰財與纒同

白晳疏眉

目美須頰

師古曰哲紫白也頰頰毛也督音先歷反頰音人占反

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

視之不失尺寸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

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

師古曰自從也天下

想聞其風采

師古曰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

師古曰恐有變難故欲收取璽

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劔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

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師古曰多猶重也以此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

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音灼曰漢語光嫡妻東閭氏生安夫人昭后之母也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

安女後宮爲婕妤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爲蓋侯所尚故云蓋主也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

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師古曰懷其恩德也公主

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

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

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師古曰右上也及父子

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親安女光廼其外祖而顧專制朝

事師古曰顧猶反也繇是與光爭權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

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師古曰伐矜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

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

羽林道上稱蹏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曰謂總閱試習武備也太官先置師古曰供飲食之具又引蘇武前使匈

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廼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

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鈞反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

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音胡錄反桑

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近臣所

止計畫之室也或曰雕畫之室也師古曰雕畫是也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

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師古曰令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

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也屬耳近耳也屬音

之欲反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將軍欲

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

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

帝所屬以輔朕身師古曰屬委也音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廼謀令

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

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

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

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

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雖廢長立少

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師古曰視讀曰擢示敞即楊敞也

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

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

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

柱石者承柱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師古曰立更選賢而

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也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

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是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

光廼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圖謀也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

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

驚鄂失色師古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

按劔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

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宋祁曰孝者下當添所字令宗廟血食也

如令漢家絕祀師古曰如若也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

師古曰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

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宋祁曰受難改作處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

師古曰言一聽之也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廼車

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

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

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廼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

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

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殺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殺自殺也

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師古曰頃安焉也頃

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廼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襦也

晉灼曰貫珠以爲襦形若今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陸載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

陳列殿下師古曰陸載謂執戟以衛陛下也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

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師古曰楊敞也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師古曰張

子孺度遼將軍臣明友師古曰范明友前將軍臣增師古曰韓增後將軍臣充國師古曰趙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宜春侯臣譚師古曰王訢子當塗侯臣聖師古曰魏也隨桃侯臣昌樂師古曰侯蘇昌大司

趙故蒼梧王趙光子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故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太常臣昌師古曰侯蘇昌執金

農臣延年師古曰田延年宗正臣德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姓史也廷尉臣光師古曰李光執金

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壽大鴻臚臣賢師古曰韋賢左馮翊臣廣明師古曰田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田周

德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不知姓典屬國臣武師古曰蘇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趙廣漢司隸校

尉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師古曰王遷臣畸師古曰宋畸臣吉師古曰景吉臣

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師古曰並不知姓也臣夏侯勝李奇曰同官同名敬以姓別也大中大夫臣德師古曰

日不臣叩師古曰趙充國子也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

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

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

喪服斬綌

師古曰典喪服言爲喪主也斬綌謂綌裳下不綌直斬割之而已綌音步千反

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

素食

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喪服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素食義亦見王莽傳

使從官畧

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鷄豚以食受皇帝信璽

行璽大行前

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極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

就次發璽不封

師古曰璽旣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遂爾發漏更不封之得令凡人皆見言不重慎也

從官更持節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次下

亦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教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

師古曰之往也自往至署取節也

朝暮臨

師古曰臨哭臨也力禁反

令從官更持節從

師古曰更互執節從至哭臨之所

爲書

曰黃帝問侍中君卿

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

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

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

師古曰俳優諸戲也倡樂人也俳音

排會下還上前殿

如淳曰下謂柩之入冢葬還不居喪位便處前殿也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

人輦道牟首

鄭氏曰祭泰壹神樂人也孟康曰牟首地名也上有觀如淳曰輦道閭道也牟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臣瓚曰牟首池名也在

上林苑中方在衰絰而輦游於池言無哀戚也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

牟首而鼓吹歌舞也半首噴說是也屏面之言失之遠矣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塗

便誤用之乎○劉敞曰輦道輦仁之牟首也予謂牟者岑牟也岑牟蓋鼓角士曹

吏所著者

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厨三太牢具祠閣室中

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

厨故謂之厨城門閣室閣道之有室者不知禱何淫祀也祀已與從官飲啗

師古曰啗食也音徒敢反駕法駕皮軒鸞旗驅

馳北宮桂宮弄彘鬪虎

師古曰皮軒鸞旗皆法駕所陳也北宮桂宮並在未央宮北

召皇太后御小馬車

張晏曰皇

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殿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

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

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

師古曰令且止讀奏

為人臣子

當悖亂如是邪

師古曰責王也悖乖也音布內反

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

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

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為良人者

變易節上黃旄以赤

師古曰以劉屈氂與戾太子戰加節上黃旄遂以為常賀今輒改之

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繪賞賜所與遊戲者

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汚於酒

師古曰湛讀曰沉沈汚荒迷也

詔太官上乘與食如故食監奏

未釋服未可御故食

師古曰釋謂解脫也

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

師古曰趣讀曰促關由也

太官不敢

具即使從官出買鷄豚詔殿門內以為常

師古曰內入也令每日常入雞豚也

獨夜設九賓溫室

師古曰溫室中設九賓之禮也九賓解在叔孫通傳

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

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

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

受璽以

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

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從一橫為旁午猶言交橫也

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

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

勝

師古曰簿音步戶反簿責以文簿具責之

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

諫不變更

師古曰更改也

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

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別之師古曰雋音辭阮反又音字阮反

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

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

軌師古曰軌法也辟讀曰僻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衛武公刺厲王也藉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

所知亦已長大而抱子矣實不幼少也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師古曰五辟即五刑也辟音頻亦反周襄王不能事母春

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傳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

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繇讀與由同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

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

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

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師古曰引孝經之言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廼即持其

手師古曰即就也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宋祁曰

西疑作四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

於大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

右師古曰言不復得侍見於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師古曰

豫政令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

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曰當斷不

斷反受其亂師古曰悔不早殺光等也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

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

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

師古曰解並在宣紀軫音零

已而光奉

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卽位廼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

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

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

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卽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

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

上如淳曰典賜金錢綰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為衾者

以黃金為縷要已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梓宮服虔曰棺也師古曰以梓木為之親便

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梓木黃心致累棺外故

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黃腸題湊師古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

氏以為椁木名非也○劉敞曰以次言之先親身者衣被次梓宮次便房次題湊

次外藏則當以如說為是也且出漢儀注宜以為信爾今但云曲室果何用木為

之置於何所耶自是臆說耳○宋祁曰小相室也姚改小曲室也以為梓木姚改

以為椁木外臧梓十五具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曰厨廩之屬也蘇林曰

椁身棺木乃柏葉松身耳蘇說非也東園溫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

從音七庸反棺音工闊反字亦作括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

屍上大欽并蓋之師古曰東園署輶車也臣贊曰

喪輶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窻闕開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輜輶車類也案杜延年

秦始皇道崩祕其事載以輜輶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輜輶車類也案杜延年

秦載霍光柩以輶車駕大廐白虎駟以輶車駕大廐白鹿駟為倅師古曰輶輶本

安車也可以臥息後因載喪飾以柳絮故遂為喪車耳輶者密閉輶者旁開窻牖

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其一黃屋左纛師古曰解

總為藩飾而合二名呼之耳倅副也音干內反發材官輕

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

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

子思光功德下詔曰宋祁曰此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

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

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應劭曰疇等也

師古曰復音方

目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師古曰與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師古曰善善者謂褒寵善人也其封光

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修大之師古曰塋墓域也音營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服虔曰昭靈承恩皆館名也李奇曰昭靈高祖

母冢園也文穎曰承恩宣平侯冢園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文李並失之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晉灼曰閭道乃通屬至永巷中也師古曰此亦其冢上作輦閣之道及永巷也非謂掖庭之永巷也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

網馮黃金塗如淳曰細亦茵馮謂所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韋絮薦輪尊也以繡為茵馮而黃金塗於輦也○宋祁曰於姚改輿晉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著之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著音張呂反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師古曰輓謂牽引車

輦也音晚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晉灼曰漢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馮殷姦也師古曰監奴謂奴之名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

監知家務者也殷者子都之名請數稱病私出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文穎曰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古曰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

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汝

也曹輩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師古曰間音居竟反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

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師古曰顯告語也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顯

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

時霍山自若領尚書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

來師古曰謂各各得盡言於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宋祁曰微字上別本更有立

字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師古曰乳醫視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反

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

道下獄吏簿問急師古曰薄音步戶反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宋祁曰語疑作告欲自發

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光薨後語稱泄宋

疑有漏字○宋祁曰次字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

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壻○宋祁曰次字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

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

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宋祁曰特但蘇林曰特但

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

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

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天子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師古

乾隆四年校刊

曰外謂

疏斥之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

師古曰不自省有過耳

宣見禹恨望深

師古曰迺望怨也

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

師古曰言今何得復如此也

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

師古曰种音冲

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

師古曰即上所云少府樂成者也使者其姓也字或作史

百官以下但事馮子

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

師古曰即上所云少府樂成者也使者其姓也字或作史

百官以下但事馮子

都王子方等

服虔曰皆光奴

視丞相亡如也

師古曰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

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

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

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

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竄人子

師古曰竄音其羽反

遠客

饑寒喜妄說狂言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

師古曰言嫉之如仇讐也

今陛下好與

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强專制

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灾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

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

宋祁曰輒下漆使字

不關尚書

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

多不謹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

師古曰謹衆聲也音許爰反

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

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

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

師古曰曉星文者

語

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

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忽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

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

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

竟窮竟其事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

矣不如先也師古曰言先反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

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

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於上禮官太后為姨母遇之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師古曰總以此事責之也山禹等甚

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見師古曰知見見捕不見

亟下捕之蘇林曰亟疾下捕之師古曰亟音居力反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

上師古曰鴉惡聲之鳥也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耳非正天子宮中其語亦見黃霸傳鴉音羽驕反○朱祁曰正天子姚改止天子第門自壞

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

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如淳曰高后時定令輒有禮議

宗廟者棄市師古曰羔菟鼃所以供祭也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文穎曰宣帝外祖母也召丞相

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

拜為立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